



画史晨痕

文人画和院体画的前世今生

喻军

中国宫廷绘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夏商周时期萌芽,至汉唐,宫廷画师成了专属职官。唐玄宗即位之初设立翰林院,是为五代宫廷画院之雏形。至五代后蜀,孟昶于明德二年创立“翰林图画院”,并设待诏、祇候等职,实为中国绘画史上作为画院机构的正式亮相。宋立国后,设置“翰林图画院”,广罗散居各地的画家,作为人才储备。徽宗时期完善了画院制度,设置画学机构,扩大了画院的规模,将宫廷画院的发展水平推向了历史的巅峰。

可以说,从五代到两宋,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前画院时代”。王伯敏先生曾言,宫廷画院的设置肇始于五代,滥觞于汉、唐。唐代虽无画院之名,实有画官应奉禁宫,规模已备。宫廷画院的正体设立,离不开之前漫长的历史积累。

纵观中国画史,历来又把画家分成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民间画工,二是宫廷画师,三是文人画家。梳理其脉络,又以北宋前后作为重大分野。可以讲,两宋以后,宫廷画院的发展,便呈逐步衰落之势。画家的定位,在北宋以前,主体是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北宋以后,以苏轼、米芾等为代表的文人画家,强调造畅物神,不尚形似,以书入画和诗画合一的笔墨境界,对中国画的美学层次和精神内涵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是,文人画在宋朝的发展尚处于弱势。客观地讲,论绘画技术、造型基础,当年的文人画家是无法同专业的宫廷画师们相提并论的,这从一些现存的遗迹,比如苏轼的《枯木竹石图》以及米芾、米友仁父子的山水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但不可以否认的是,画品的高低,应有更高的审美尺度,技术层面的东西并非决定性因素。说起米芾的画,直到明朝,“后七子”之首的王世贞还愤慨不平地加以讥嘲:“目无前辈,高自标树。”言下之意,米芾的画是野狐禅,又自视甚高,但这个认识无疑是带有局限性的。与之相反,董其昌却十分推崇米氏父子,董其昌的绘画意境和艺术创造,曾云“诗至少陵,书至鲁公,画至二米,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且把米芾列为南宗的核心人物。董其昌如此推崇米芾,是和他的画学思想内在相关的,他主张“寄情于画”,反对“刻画细谨”,认为“为造物所役者乃能折寿”。他终身研习米画,且常随左右,实为米芾父子的隔代知己。

文人画是经由多种文化形态交融而共生的艺术,没有诗文、书法、禅学和哲学的参与,它就不可能出现。它的大发展,是在两宋以后即元朝这个只有97年寿命的朝代里。由于元朝废弃宫廷画院,院体画也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如此,一批优秀的文人画家在身份上和

民间画师别无二致,除赵孟頫位高权重、被遇五朝之外,一流的文人画家们大多流落江湖,怀才不遇,疲于生计。或许,正是对他们这种不问的“放弃”,一方面使文人画家们饱尝了身处底层的艰辛,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获得了空前的创作自由。我以为,若没有元代这批杰出的画家作为拥趸并在创作实践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以文人画宗王维,理论阐发者和实践者苏轼、米芾为代表的这一文人画派就很难获得真正的落地,更别说文生根和壮大,这不能不说是元朝对中国绘画的重大贡献和中国绘画史的幸福。

至明代,虽还有画院的存在,却无画院编制,相比宋代,在机构设置、制度安排等方面乏善可陈。至于院体画风,虽有戴进开创的浙派影响一时风骚,宗法南宋画院李唐、马远、夏圭,且江夏(今湖北武昌)吴伟学戴进,笔致更为开张,一时也有不少人摹学他的画风,形成浙派的支流“江夏派”,出了张路、蒋三松、谢树石、蓝瑛等画家,但很快被董其昌一派的文人画所淹没。吴派(代表画家有沈周、文徵明等)兴起后,“浙派”更趋式微,渐从画坛消失。明朝董其昌以及追随者是从不接受南宋院体画风的,甚至可以说基本无视,当然不排除对个别成就突出的画家表示认同,比如对戴进、仇英等,董其昌也不乏点赞。当时尚南贬北之风很盛,南宋院体画风作为北宗,并不为时人所赏,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追随南宋宫廷画风的浙派的命运。虽然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并非完美的学说,但我以为在他那个时代,绘画风格的传统十分复杂,脉络并不清晰,必须要对各种画风作出建设性的学术归类。即便不是董其昌,陈继儒、莫是龙、沈初、詹景凤这些文人画家也在各自的学术思想上冒出了理论的火花,实可谓风云际会,所见略同。作为松江华亭派的代表,他们上接苏轼、米芾、元四家衣钵,下启400年画学,共同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由于董其昌的名气和地位,才使得影响力更为彰显和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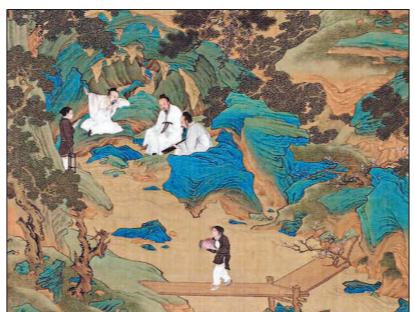
到了清朝,只是为宫廷画家提供专门的活动场所,比如如意馆,并没有正式的国家画院。元、明、清三代,宫廷画院的发展远不及宋朝那般鼎盛。没有官方强有力的支持,画院只能惨淡经营、自生自灭,是所谓“后画院时代”。

文人画和院体画作为中国绘画的两条主脉,虽然在艺术风格、表现形态和创作思想上各有侧重,甚至有严重分歧,但并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关系。文人画也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不需要造型

基础,抛却工谨纤细、只需笔墨粗放那么简单。相反,比之绘画技巧的掌握,文人画家的综合素养没有几十年的积累是根本显示不出来的。陈师曾指出:“夫文人画,又岂能以丑怪荒率为事邪?旷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调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邃,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肩背哉?但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式,故形式有所欠缺而精神优美者,仍不失为文人画。”就拿被称为文人画始祖的王维来说吧,史料称其山水“细若毫芒”,说明手法细腻,格法严谨;再比如宋朝郭熙,王诜都是院体画家,又都是文人墨客。王诜本人还和力主“士夫画”的苏轼、米芾时有过从,关系十分融洽。

其实,文人画家也并非铁板一块,得分出世和入世两种类型,若隐居辋川的王维属于前者,那么身处红尘、与世周旋的苏轼、董其昌和石涛当属于后者。同高蹈文人画的萧散、简远和蕴藉相比,世俗文人的躁动之气明显多于静逸之气,同属文人画,却不在一个格调上。再比如,吴门画家中的沈周、文徵明是文人画家的代表,那么周臣、唐寅和仇英则无疑是“院体别派”的翘楚,但唐寅的文人特质和艺术造诣并不亚于沈、文甚而过之,且与民间画师、文化程度较低的仇英一并名列吴门四大家,恰好说明文人画和院体画具有彼此兼容性。

需要指出的是,南宋以后,很多画家虽非宫廷画师的身份,但在艺术上仍然继承院体绘画的风格,所以今天我们谈宫廷绘画,实际上是一种“风格论”,而非“身份论”,否则较容易产生认识上的模糊。民间画师实际上在文人画和院体画两大主脉中,并无确切的定位,因为



桃源仙境图(局部) 仇英



青绿山水图(之一) 董其昌

我与那个叫王圆箴的王道士曾三次“谋面”,他们都是穿着灰衣布袍,咧着嘴,笑着。

第一次是我读那篇有名的《道士塔》:“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我曾一样“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看到他漠然、狡黠甚至有些猥琐地笑着,不顾因为他“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我愤然:你怎么笑得出来!

第二次,一个盛夏,我“朝圣”到莫高窟,尽管阴暗洞窟中的璀璨文化使我震撼,但生存环境更让我震惊——它如锅内翻炒过的黄沙,很快烘干了我刚刚灌入体内的水分。导游说,这里的冬天更加严酷,飞沙如刀,寒风胜剑。就在这里,我又一次见到了我不想见又躲不过的王道士,还是那副笑容。我知道了这个王道士奇迹般地到湖北来到荒凉的莫高窟,在这里扎下根,直到终老的40年里,还真的创造了奇迹。

王道士1892年前后到莫高窟,之前这里无人看管,年久失修,洞中大量积沙,一片残败。王道士凭着对宗教的虔诚,发下大愿,四处化缘,筹集资金,清沙修窟,成了这里的主人和守护者。莫高

窟的标志性建筑是依山起势造的九重楼,最初修建者不是别人,正是王道士。单就这走壁飞檐的建筑而言,一个小道士竟有如此眼界,也不枉为“敦煌人”。除了莫高窟繁重浩大的清沙工程,还有三层楼、古汉桥、太清宫等设施的修缮,莫不与王道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仔细端详着王道士的照片,他虽不像墓志铭上说的那样“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但也绝非偷米挖痞,笑得有几分慈祥,几分舒心,还有几分坚毅。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清理16号窟甬道积沙时,“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一间石室展现眼前,里面一层一层堆满了遗书、绢画及其他艺术品等大致五万多件古物。一个震惊世界的中华文化瑰宝的密室,在沉寂900多年后,被一个默默无闻的道士偶然打开,一段中华文化的“伤心史”随之也被打开,“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拉开了序幕。王道士也因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落下千古骂

名,似乎要被永久地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2017年岁尾,敦煌会计文物精品展就在我工作的松江大学城开展。我再一次见到了微笑的王道士,“不一样的王道士”,见证了“一个小人物的家国情怀”(展览主题)。冲击我眼球的是《千佛洞重修改建各佛洞券化》和《敦煌千佛洞山皇寺缘簿》两件斑驳的王道士募缘簿,这两件敦煌市博物馆珍藏的特殊文物是第一次离开其诞生地敦煌赴外地展出。我看到这个“王阿善”为了保护洞窟,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维修建筑。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有人认定他是“敦煌的罪人”,因为他把国宝廉价卖给了“外国强盗”,而根据对他账簿记录的研究和考证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书籍内容可以发现,他“自奉极俭”,对捐款和卖经卷的钱从未攫为己有,并自觉地做了收支账目,“积三十余年之功德,费二十多万之募资”,悉

数用于莫高窟的清理和补葺,比同时代利欲熏心的达官贵人不知要高尚多少倍,所以他粗衣敝履,笑得很坦然,甚至天真。

我也看到了王道士无奈的苦笑:他拿着经卷找到敦煌两任县令,县令说这是无用的“旧物”;他赶着毛驴经800里找到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延祐,延祐认为经卷的书法不如他的好;他找省府要求保管这批文物,省府说运费需花几千两银子,让王道士就地封存。万般无奈,王道士又斗胆写了“上禀当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的奏报,但老佛爷忙于造园祝寿,且内有“庚子之乱”、外有八国联军,哪有闲心闲钱管这破事?可以说,一个拿朝廷一分钱俸禄,靠化缘维持生计的道士,除了他能做的一切,他不高尚,甚至有点可悲,但这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哀,是积贫积弱的国家之心痛,民族之悲哀!

我以为,王道士也不用笑得那么凄苦。学者周国平断言,在当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藏经洞的宝藏只有两种命运:“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当然,如果王道士没有百年前的那次甬道清沙,而是在今天的盛世中华叩开敦煌瑰宝之门,那更是中华之幸,也是王道士之幸,他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灿烂而自豪。

在绘画风格上,他们不得不在两者之间有所偏重。所谓“民间”,只是社会层面的概念,而文人画和院体画却是风格和画派的概念,甚至还有“思想”的概念,在黄宾虹的画学论述中,有“民学”和“君学”思想之谓,在一定程度上,和文人画、院体画的划分存有内在逻辑的相通。

进入当代,随着大环境的改变,文人画和院体画作为画学理念,似乎已经不太契合当代的绘画生态了。如果把工笔画视为古代院体画在当代的延伸,而写意画则是文人画在今世的承续,多少显得牵强附会,也不恰当。我以为,古代的文人画和院体画作为当代绘画的取法资源和画史学术,毋庸置疑,有其深厚的价值基础;但作为特定名词,已经无法覆盖和简单套用。在21世纪的中国绘画上。近些年,有人提出要建立当代的“新院体画”和“新文人画”,我以为很多要素、基础和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比如,从事“新文人画”创作的画家是否还需要像古代画家那样具备诗文书法的综合修养?或仅凭绘画形态、风格样貌有所类似即可?另外,古代院体画家虽然在综合学养方面比不上文人画家,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亦兼修旁涉,文采斐然于文,只是由于宫廷画师的身份,画风必然受限,才不得不偏离文人画所倡导的个性风格和精神向度。那么,今人所谓“新院体画”,如果仅着眼于工匠和形态层面,而忽略其人文历史渊源,则无疑属于浅表化对接,学术上也十分单薄。

站在当代绘画的角度看,无论文人画还是院体画,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定格在了漫长的绘画史中;但作为法度文脉和绘画传统,则必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当代中国画家,无论从事写意画还是工笔画,学的还是文人画还是院体画,心所向的是南宗还是北宗,是着眼于写意精神的外化表征还是着力于双重维度下(当代与传统)的水墨转型探索,我以为在学术理念上不妨模糊些,只要保持根植传统,转益多师,为我所用的态度,才不会偏离正轨,才有更深的底气和丰富的蕴藏,直面当下的创作。

齐白石的虾与菜市的虾,外表相似,价格相差多了。菜市的虾,几十元一斤;齐白石的虾,四五只,七八元,天价。

齐白石的虾在宣纸上蠕动,菜市的虾在竹筐里蹦跶。菜市的虾是时令的虾,齐白石的虾是艺术的虾。

一淘萝青虾,搁砧板上,活蹦乱跳。雄虾长胡须,雌虾弯腰抱子。

不由想到齐白石的虾与菜市的虾,哪只更像虾?当然是齐白石的虾。

齐白石的虾,神韵充盈,虾体晶莹剔透,须、爪、大螯刚柔并济,凝练传神。菜市的虾,是一种生活在水中的长身动物。一只虾,有38只触脚。

齐白石的虾比菜市的虾更鲜活,是说明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河虾,起水鲜。清代《调鼎集》记载“醉虾”做法,选鲜活青虾,洗净,剪须,用白酒和精盐拌匀,加盖焖30分钟,用酱油、醋、姜末、蒜花、香菜末调味,撒上胡椒粉。亦可加腐乳汁煨青虾。

拿齐白石的虾做醉虾,实在是奢侈,糟蹋了那些活泼、灵敏、机警的虾。醉一盘虾,还是用菜市的虾适好。

我喜欢老人的一幅《虾图》,画中16只虾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泼墨绘成的躯体,更晶莹剔透。16只虾,以画上这么大的块头,快有半斤吧?有谁出得起价,买这半斤腌醉虾?

也喜《百虾图》,画了102只虾,拍出1.28亿元,是大师画虾作品中卖得最贵的。作品也被称《群龙入海》,每只虾都画出了龙的气势,虽然是水墨,虾的身体结构完整,筋络毕现。

回到生活中。古人将虾分为几类,李时珍说,米虾,糠虾,以精粗名也,青虾,白虾,以色名也。梅虾,以梅雨时有也。泥虾,海虾,以出产名也。岭奴,秋社后,群蟹水中化为虾,人以作食。凡虾之大者,蒸曝去壳,谓之虾米,食以姜、醋,饌品所珍。

我感兴趣的是李时珍老先生提到的梅虾,在梅雨季节出产。有段时间,我住的地方靠近河边,梅雨天,撑一把伞,到河埠头上洗东西,就看到这种小虾,几近透明,在雨中的河水里一伸一缩地畅游。这种虾很小,自然担纲不起齐白石画笔下的重要角色。

当然,现在的虾,养殖居多,虾味大打折扣。真正取法天然的,是活水河湖中的虾。更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是精神享受着齐白石的艺术之虾,而口服爱着菜市上的俗世之虾。

齐白石的虾,有着艺术的高冷。菜市场

的虾,洋溢人间烟火。白石老人画虾,63岁时,外形真实,但精神不足,虾的透明质感还没有表现出来,头、胸没有变化,眼睛也不活动,腹部也是五节,很少姿态。66岁,虾的神抓住了,头、胸部前端有了坚硬感,腹部节与节若连若断,中部拱起,好像也能蠕动了。68岁,除去画虾眼用两墨点稍外横,腹部小腿由八只减到六只,长须更有弯曲变化外,最难得的是头、胸部分,泼墨加了一笔浓墨。不但加重了虾的重量,也表现了白虾的透明感。

有个朋友,享受生活的方式与众不同。在夏天,那些天青色的早晨醒来,他骑着辆半旧的电动车,到城外三十里的渔码头买刚起水的虾,比菜市场还要活泼俊朗。岂止为了买虾,实在是一种逍遥与享受。他在寻找那些虾,那些鬚须铮铮的虾,还沾着湖荡深处的新鲜水气。

所有的虾,都来自生活。总有一些虾,成为艺术;一些虾,沦为世俗。



遐想

王道士的笑

潘安农

申城高温,文山三七+西洋参不可少! 五周年庆,三七低至125元/斤! 8月8日前再8.8折优惠

- 1、每天前20名到店买满188元立减12元车费!
- 2、到店就免费送价值68元老字号九和堂金银花茶1罐!

“三七之乡”直供,精挑细选,真正好三七!

《本草纲目拾遗》中说:“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味同而功亦等”。云南文山是我国三七的主要产地之一,这是文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文山为肥沃黄土质,微量元素含量高,文山三七种植历史不少于400年,文山享有“三七之乡”之称号。

★真假三七粉难辨,现场买现场打粉,免费!省心!

买三七,不能图方便,建议消费者到现场买实实在在的三七头,自己看着现场打粉才放心。

我们与云南文山三七种植合作社合作,大批量采购,精心筛选,省去了诸多中间环节,薄利多销,每斤低至125元,用手指蘸三七粉放于舌尖,苦后回甜,总结五个字:“到口不到喉”,真正货真价实!

买文山三七到南京西路555号二楼,很放心!

- 理由1: 品质可靠,源自文山自治州三七种植合作社;
- 理由2: 一手货源,价格合适,没有多余的3、4级中间代理商;
- 理由3: 所有在售三七规格均为春三七,千度高,损耗少;
- 理由4: 现场买,现场打粉,超大超细专业打粉机,更放心。

品级	活动价	8.8折后价	额外买赠
200头+	125元/斤	110元/斤	限购2斤
120-130头	328元/斤	288元/斤	买2斤送半斤同品
60-70头	398元/斤	350元/斤	
标准18头	798元/斤	702元/斤	

上海晚星良品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 静安区南京西路555号二楼212
 地址: 徐汇区桂林路402号诚达创意园一楼(退休俱乐部健康生活馆)
 订购热线: 021-80261688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扑在了康克清怀里

江西,1962年3月初,朱德、康克清到江西调查研究,在南昌各地参观视察听取汇报后,驱车来到吉安地区。才到吉安,康克清向地委的同志打听王泉媛,并请他们把她找来。王泉媛从缝岭水库工地被接到吉安地委交际处,并被人引导着走进康克清临时办公室,面黄肌瘦、身体十分孱弱的王泉媛才走进门,康克清就认出了她。

“小鬼!”康克清伸出双臂,把王泉媛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康大姐!”王泉媛把一路想好的话全忘了,扑在康克清怀里不停地抽泣。

康克清平静下来,但心中十分沉重,她埋怨道:“你这个小鬼,怎么弄成这个样子!长征的时候,你多么英姿飒爽,可现在……”

康克清说不出话去。

长征?从瑞金,她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起经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一起爬雪山、过草地……那些并肩战斗的岁月如翻潮浪涌一般扑进王泉媛的心怀。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有用流淌的泪水表达她对她那段岁月的怀念和铭记。

工作人员见王泉媛哭得说不出话来,怕康克清见了难过,就上来两名女服务员胳膊一抬,将她架走,在另外一间休息室,王泉媛聆听着地委干部的劝告。她的情绪稍稍平静些后,才被允许再去见康克清。又走进康克清的办公室,她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康克清把她拉到身边:“小鬼,你为什么不出来工作呢?”面对久别的亲人康大姐,她凄婉的委屈和不甘终于可以倾泻了。

未语泪先流。王泉媛紧紧攥住康大姐的手,哭得说不出一个字。

几个女服务员在地区干部指挥下又一次把王泉媛架走。



西路军女红军团长王泉媛 王霞著

重回休息室,王泉媛得到警告,再哭就别想见康大姐!

王泉媛忍着泪,不住地点头,哀求地委的干部:“求求你们,一定让我跟康大姐说话,我们一别几十年了,我想她啊!我不是故意要哭,故意让康大姐难过。我这出息的眼泪它自己流出来的!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不哭了!我一定求你们一定让我再见一次康大姐,我想见她呀!”

王泉媛用手擦净脸上的泪,请求地委干部允许她去见康克清。

康克清从王泉媛的眼泪里看到她这些年蒙受的冤屈和苦难,她了解这位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红军女战士,那么艰苦的斗争环境,敌强我弱,连饭都吃不上,更不要说享受,她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尤其在张国焘分裂的日子里,她一针见血的分析,坚定的政治态度,使她深受感动,仅从这一件事上,她坚信王泉媛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康克清叫上警卫员来到休息室对王泉媛说:“走,上我的车。”

王泉媛坐上康克清的车,轿车驶出地委委向吉安市郊,车上除了司机、警卫员,只有她们俩。康克清拉着她的手说:“告诉

我,为什么不出来工作?”

王泉媛抹着泪把丈夫刘高华被诬陷坐牢5年,现在头上除了一顶“反革命”帽子,还有一顶“四类分子”的帽子,没有正式工作,连组织关系也没有恢复等诉说一遍后,又说:“康大姐,不是我不出来工作,自吉安一解放,我就为党工作,丈夫被打成反革命,他们就不让我工作了。我是丈夫刘高华确实是被诬告的,他是冤枉的!”

车到吉安市郊,停在一处清静山野地里。康克清和王泉媛排走在一片长着幼松的山坡上。

康克清说:“我知道你会出来工作的!我知道你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见王泉媛脸上有了笑意,她又说:“还记得哪朝哪代岁月吗?”

王泉媛点点头:“康大姐,我记得。”

康克清望着远方,目光有点迷离,她说:“张国焘骂毛主席是机会主义退却逃跑,让人编歌骂一方面军,骂毛主席,很多人不明真相都跟着唱,你却唱不唱。我问你:别人都不唱,你为什么唱?你说:我不唱这个歌,我不信他们说的。我问你为什么,你说:毛主席在湖南起义,那么点力量,只有几支步枪还到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那时他为什么不逃跑?他和朱总司令几

个人创造了这支红军部队,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那么艰苦也没有逃跑,现在和四方面军会合了,这么多部队,这么多力量,他倒要退却逃跑,我不能相信。你这番话上我认定,无论走到哪里,你都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康大姐对自己一番肯定和称赞,让王泉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看到了苦难即将过去的甜美生活。

才回到住处,康克清让人把地委领导叫来。她对这位领导同志说:“王泉媛同志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安排工作,这不应该嘛!长征没有到陕北不是她的错。泉媛是位好同志,我作证人。”

康克清陪朱德上井冈山就要动身,王泉媛和康克清告别。

康克清紧紧握住王泉媛的手,让她保重身体,王泉媛流着眼泪叮嘱康大姐一定转告她向朱总司令好。两个人似乎都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没有时间了。

康大姐记起什么,问:“泉媛,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时落下的妇女病好了没有?”

王泉媛苦笑道:“不要紧,您和朱老总要保重身体。”

康克清对身边的地委同志说:“我看王泉媛同志身体虚弱,一定有病,希望你们把她送进医院检查治疗。”

地委的同志满口答应下来。

警卫员过来请示康克清是否准备上车,王泉媛再忍不住翻涌的思潮,向康大姐问一个她牵挂了几十年的问题:“陈刚,他好吗?”

康克清不忍再看长征路上她叫“小鬼”的王泉媛,背过身擦擦眼泪,认真地说:“他很好,我们有时会说到你。”

听到这,王泉媛的心被牵扯着狠拽了一下。

朱德和康克清动身去井冈山,王泉媛被送进吉安人民医院住院,检查结果是由于劳累过度,子宫严重下垂。

(四十三)

连载